

方望溪文鈔

函一冊

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六經四子皆載道之文而不可以文言也。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之徒始以文名。猶未有文家之號。唐韓氏柳氏出世乃俾以斯稱。明臨海朱右取宋歐曾王蘇四家之文以輩韓柳合為六家。歸安茅氏又析而定之為八。而後此數人者相望于上下千數百年。若舍是莫與為伍。自是天下論文者意有專屬。若舍數人即無以繼賈馬劉揚之業。夫自東漢以迄于明其間學士詞人蟻聚蜂屯不可計數。一二名作先後傳誦宇內者亦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而其為之數百十篇沛然暢然精光炤人間不可磨滅則自韓柳歐曾王蘇外終莫得焉。嗚呼蓋其難哉。余嘗聞其故矣其所受者不優無以軼乎衆也其所入者不邃無以遺乎今也其所得者不廣無以肆其用也其所養者不充無以盛其發也其所踐者不實無以立其誠也。日星之所以長明江河之所以不竭萬物之所以發生古之精且神于文者蓋必實有侔於此焉。非是不足以與于作者。是以古文之學北宋後絕響者幾五百年。明正嘉中歸熙甫始克賡之。然熙甫生程朱後聖道闡明其所得乃不能多于唐宋諸家。我朝有天下數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統

就文核之亦與熙甫異境同歸。獨其根柢經術。因事著道。油然浸漑乎學者之心。而羽翼道教。則不惟熙甫無以及之。即八家深于道如韓歐者。亦或猶有憾焉。蓋先生服習程朱。其得于道者備。韓歐因文見道。其入于文者精。入于文者精。道不必深而已華妙而不可測。得于道者備。文若為其所束。轉未能恣肆變化。然而文家精深之域。惟先生掉臂游行。周漢唐宋諸家義法。亦先生出而後揭。如星月而其文之謹嚴樸質。高渾凝固。又足以戢學者之客氣。而湔其浮言。以故百數十年來。奉而守者。各隨其才學高下淺深。皆能斬乎古不捩于正。背而馳者。則雖高才廣學。亦虛憍浮夸。半為躍冶之金而已。先生文集久行于世。第原編卷數未分。亦未用古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近復殘缺漫漶。而集外又多關係重要之文。世所未見。鈞衡既摛輯。乃貸金而全。彙之以快天下心目。并揭發明先生道與文之功。正告海內來者。知尊信而趨步也。咸豐元年辛亥正月。邑後學戴鈞衡謹序於味

方先生事略

平江 李元度 次青

望溪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靈皋。江南桐城人。寄籍上元。曾祖象乾。廣西副使。明末居江寧。父仲舒。字逸叟。以遺逸名。與黃岡杜濬。杜芥。同里。錢澄之。族祖文相。唱和。公生四歲。父口授諸經。嘗早起。以雞聲隔霧命對。即應曰。龍氣成雲。偶竊效為詩。父恐耗有用之心力。止之。遂絕意不復作。家貧甚。日嘗不再食。兄舟為講諸經。注疏。相與博究羣書。更相勸以孝弟。弟林早夭。公以弟服未終。過時不娶。父母趣之。時弟喪已七閱月矣。公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婦大駭。乃勉成婚。猶終身病之。遊太學。李文貞公見公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時公卿爭相汲引。公非先焉不往。萬徵士斯同語公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愈氏於道粗有明。其餘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公輟古文之學。壹意窮經。自此始。凡先儒解經之書。公一一詳究。乃知窮理之精。未有如宋五子者也。遂深嗜而力探焉。姜西溟宸英。王崑繩源。嘗與公論行身祈禱。公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其庶幾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領鄉試。解額。辛巳。百川卒。執喪過禮。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有殺。與父在為母無別矣。丙戌成進士。未

廷試聞母疾遽歸。李文貞馳使留之不得。夫人蔡氏卒。熊尚書一瀟欲妻以女。其子本。公同年生也。公語本曰。某家法亡妻偕娣如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卮匱二親左右。貴家女能之乎。本咋舌而止。丁亥丁父憂。公以母老疾。酌禮經築家宅。西偏奉母三年。不入中門。辛卯冬。南山集禍作。初宗人方孝標。故翰林。失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著滇遊記。聞語多悖逆。同邑編修戴名世著南山集。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人遂以為公也。集序復列公名。會都御史趙公申喬疏劾南山集。子遺錄有大逆語。部擬名世極刑。公牽連被逮。下刑部獄。及訊。知語出孝標。吏議以孝標已死。乃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繫公以待命。公在獄著禮記析疑及喪禮或問。金壇王編修澍聞入獄。視公。至則解衣磅礴。語經誣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諷曰。君縱忘此地為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姍笑何。爰書上。同繫者皆恟懼。公閱禮經自若。或厭之。投其書于地。曰。命在須臾矣。公曰。朝聞道夕死可也。獄詞五上。聖祖矜疑。李文貞亦力救之。遂蒙恩宥。癸巳出獄。隸漢軍。聖祖殊諭武英殿總管曰。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可召入南書房。遂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命作黃鐘為萬事根本論及賦一。每奏御。

聖祖輒嘉賞曰。此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尋移蒙養齋。編校樂律曆算書。公與徐文定公承修樂律。上命與諸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誠親王為監修官。性嚴。承事者多被譙呵。公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為王子師。公南面坐。移王子坐東嚮。始就講。當是時。李文貞在閣。徐文定為總憲。皆夙重公。與聞機務。公時以所見盡言相告。多見諸施行。壬寅。充武英殿總裁。癸卯。世宗以覃恩。首免公旗籍。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時朱文端來定交。謂公曰。子乃鄭公孫。僑趙樂毅之流也。公示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文端持至上書房手錄之。歎為當世異人。又以周官析疑春。秋綱領二書示蔡文勤。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年後。乃有如親授其傳指者也。甲辰。以葬母假歸。乙巳。還朝。召見。弱足不任行。命二內侍扶掖至養心殿。顧視嗟嘆久之。有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義之論。賜芽茶二器。命仍充武英殿總裁。庚戌。詔大臣各舉學行之士。當事問公。公舉南昌龔纓。欽余華瑞。嘉善柯煜。淳安方棨。如應之。秋疾作。命諸子曰。昔弟林疾革時。余因異疾。醫者令出避野寺。致不獲視。含斂死。當袒右臂入棺。以自罰。辛亥。授左中允。遷侍講。

晉侍講學士。時孫文定嘉淦。方以刑部侍郎尹順天兼祭酒。挺勁不為果親王所容。有客自王邸來。授公急奏。令劾之。即以公代。公拒不可。其人怵以禍。公誓死辭。不數日。有劾孫公婪贓者。遂下獄。公謂鄂文端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于是孫公卒得免。王亦不以為有加于公也。癸丑。擢內閣學士。以足疾辭。

詔許免趨直。仍專司書局。有大議。即家上之。尋教習庶吉士。充一統志總裁。命校訂春秋日講。乙卯九月。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公。時天子大孝。方欲追

踐古禮。行三年之喪。詔羣臣詳稽典禮。王大臣令禮部魏尚書廷珍偕公議。魏公。公石交也。公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內外臣工。各分等差。為除服之期。魏公上其議。大臣有不便者。遂格不行。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公時領武英殿書局。請於親王。就直廬持服。未再期不敢出。所教習庶吉士。二十七日内。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肉者。他部院未嘗有也。公念受

三朝恩厚。起罪廢游列卿貳。當以

國士報。乃疏陳田文鏡所定地丁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又言歲飢。當令有司得擅發倉粟平糶。勿拘存七糶三常制。又言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共徵米十二萬六千七百石有奇。康熙初改令折銀。自由文鏡改徵本色。既遠水次。兼迫漕

期運價且十倍。民困不支。請仍舊折徵於衛輝水次。官為採買。三疏俱下部議行。丙辰。命再入南書房。疏請凡遇水旱災。五六月即以實報。七月中旬。即核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上聞。災大者許動帑金。修城浚隍。整葺倉廩官署。相度支河橋。梁塘堰圩堤溝渠垣堡。使任浚築。惟老弱不能任土功者。乃計口授粟。則為數無多。易周而可久。尋命選四書文頒示天下。充三禮義疏副總裁。又疏陳食貨豐耗之原。請禁燒酒。禁種煙草。飭佐貳官督民樹畜。禁粟米出外洋。令紳士相度浚築水道。丁巳。遷禮部右侍郎。仍以足疾辭。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常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除授大政事。往往諮公。多所密陳。在廷頗側目公矣。公復疏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求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礮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其語尤關于主德隆替。及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所以然。是年秋。命教習庶吉士。公嘗欲仿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為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各以疑義試士。朱文端及楊文定深然之。卒以違衆難行而止。至是仍欲發其端。乃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略言本

科館選三十有六人。江浙江西湖廣數已三十。餘僅六人耳。豈志識才行之不若哉。以聲律詞章多未習也。請日後籍隸江浙江西湖廣福建者。仍課以詩賦。餘專治本經義疏。及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時。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許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庶東南之士。益留心于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及遐方之士。亦不至困于聲律之未諳。使天下知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所關尤重。疏下。諸臣議格不行。又疏言。會議時。九卿中有異議者。宜並列上候。聖裁。其詹事科道。宜與九卿會議。各抒己見。得專達。又請以湯公斌從祀孔廟。熊公賜履。郭公琇。入祀賢良祠。又請定孔氏家廟祀典。補祀先聖前母施氏。皆格于廷議。初。公在蒙養齋。與河督高君共事。既而高違衆議。開毛城埔。舉朝爭之。不能得。臺省二臣竟以是下獄。公言于徐文定。文定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上即日釋之。公復具疏。力陳河督之愆。河督入對。上以疏示之。大憾。思傾公。禮部薦一貲。即入曹。履親王董部事。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甲乙科。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泰安為輔臣。召魏尚書廷珍為總憲。忌者爭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為也。以後有疏下九卿議。合口梗之。於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

之。上稍不直公。而部中又有挺身為公難者。公自知孤立。以老病請解侍郎任。許之。仍以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己未。充經史館總裁。衆以 上意未置公也。屬庶常散館。公請補後到者試。忌者劾之。謂公有所私。遂落職。命仍在三禮館修書。而編修吳紱者。公所叩翼以入書局也。至是盡竄。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詆。聞者駭之。然 上終思公。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過執。自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吏部推祭酒。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為之。方稱職。苟無應者。辛酉。周官義疏成。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壬戌。年七十有五。以衰病求解書局。賜侍講銜。歸里。杜門謝客。江督尹文端。三踵門求見。以疾辭。又以先世未遷葬。不遑家居。寄食僧舍中。葬乃返。始建宗祠。定祭禮。作祠規祠禁。設祭田。以其餘。周子姓寡艱。及嫁娶喪葬之不能舉者。明年就醫浙東。作雁蕩天姥之遊。安薇布政使李公學裕。未受篆。屏驕從造門。學使尹公會一。徒步操几杖造門。皆執弟子禮。公畏人疑。詫乃掃墓繁昌避之。己巳秋。儀禮析疑成。公以此經苦難讀。注疏多膚淺。七十以後。每晨起必端坐誦經文。積日夜思之。凡十易稿。乃就。八月十八日卒。壽八十有二。時乾隆十四年也。疾革。數舉右手示子孫。申袒臂之命。從之。公貌

怯瘦。身長。面微有豆斑。目光照人如電。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親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悻。乃詭言奉召入都。不得頃刻留。逾年事解。迎養京邸。母夫人尚不知也。所著喪禮。或問足撥人心。昏蔽士友感而服行者多。終身遇父母兄弟忌日。必廢食。得任子恩。授兄子道永。誠子姪。每遭期功喪。必準古禮宿外寢。居家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示長幼之節。母夫人尤嚴。正嘗遘疾。天子賜醫。醫曰。法當視

而按脈。乃復命。母曰。我雖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公曰。君命也。母閉目命。搦幘。顏變者久之。既而曰。聖恩良厚。繼自今。勿使吾疾更上聞矣。公於辭受

取與無所苟。金陵王生以金贖介某媼求來學。公即以金贈某媼。亡何。王生卒。因自出金如其數。賻之。不使某媼知也。有富人乞題喪主。饋重金。嚴拒之。其自視常若下于恆人。視隸圉臧。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德之。與朋友責善亦甚嚴。嘗面折人過。多人所難受。自為諸生。即名動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遇宦達者。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而時引古賢大節相砥。未嘗一及于私。李文貞以直撫入相。公問自入國朝以科

目躋茲位者凡幾。文貞屈指得五十餘人。公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其不足重明矣。願公更求其可重者。時魏公廷珍在坐。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人多不樂聞其言也。座師高廷尉初度。公方為諸生。壽以文。引老泉上富鄭公書。以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為懼。觀者大駭。廷尉曰。吾正欲諸公聞天下之正議也。後進有請業者。公必問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誰氏之文。蓋有負盛名。而舌橋汗下。不能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公論學一以宋儒為宗。其說經皆推行程朱之學。所尤致力者。春秋三禮也。論文嚴于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讀其文。知其篤于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蓋皆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素不喜班史及柳文。條舉所短而詆之。人或以為過。而公守其說彌篤。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閭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世以為知言。所著有周官辨。周官集註。周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禮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析疑。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刪定管子。荀子。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及望

溪文集行於世。

方望溪文鈔目錄

卷首

戴序

方先生事略

卷一

讀經史

讀古文尚書

讀尚書記

讀尚書又記

讀大誥

讀君牙同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讀二南

讀行露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讀經解

記王與功周公居東說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又書禮書序後

詰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讀王風

又書封禪書後

讀齊風

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

周官辨偽一

書儒林傳後

周官辨偽二

又書儒林傳後

讀儀禮

書淮陰侯列傳後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書太史公自序後

讀孟子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辨明堂位

卷二

論說

周公論

于忠肅論

漢高帝論

原人上

漢文帝論

原人下

灌嬰論

原過

蜀漢後主論

謚法

宋武帝論

異姓為後

方孝孺論

轅馬說

序

春秋直解序

熊偕呂遺文稿序

孫徵君年譜序

王弼功詩說序

學案序

巖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畿輔名宦志序

李穆堂文集序

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文昌孝經序

教忠祠規序

何景桓遺文序

吳省函文稿序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儲禮執文稿序

張彞歎稿序

書後
跋附

跋先君子遺詩

書潘允慎家傳後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則

書熊氏家傳後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書曹太學傳後

又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書孝婦魏氏詩後

書祭裴太常文後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書邵子觀物篇後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書朱注楚辭後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書孫文正傳後

題黃玉圃夢歸圖

書盧象晉傳後

跋石齋黃公手札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李雨蒼札後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卷三

書

與孫以甯書

與吳東巖書

與李剛主書

與熊藝成書

與安徽李方伯書

答劉拙修書

與安溪李相國書

與白玫玉書

答某公書

與劉紫函書

與孫司寇書

與陳滄洲書

與呂宗華書

與龔孝水書

與陳密旃書

與王崑繩書

與吳見山書

與劉言潔書

與某公書

與韓慕廬學士書

與謝雲墅書

與章泰占書

與劉函三書

乙酉四月

與某書

壬子七月

與喬紫淵書

贈序

送劉函三序

送馮文子序

送余西麓序

送韓祖昭南歸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送吳平一舅氏之鉅鹿序

贈淳安方文翰序

送張輅文省親序

贈李立侯序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送李雨蒼序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蔣母七十壽序

送黃玉圃巡按臺灣序

汪孺人六十壽序

送官庶常覲省序

卷四

傳

孫徵君傳

沛天上人傳

四君子傳 并序

康烈女傳

孫積生傳

先母行畧

高節婦傳

紀事

左忠毅公逸事

記張彝歎夢岳忠武事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記姜西溟遺言

石齋黃公逸事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呂九儀妻夏氏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逆旅小子

獄中雜記

湯司空逸事

卷五

墓誌銘

李剛王墓誌銘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銘

左未生墓誌銘

彭訥菴墓誌銘

王生墓誌銘

顧飲和墓誌銘

教授胡君墓誌銘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銘

陳馭虛墓誌銘

誥封內閣中書張君墓誌銘

龔君墓誌銘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少京兆余公墓誌銘

謝母王孺人墓誌銘

兄百川墓誌銘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弟椒塗墓誌銘

墓表

季瑞臣墓表

劉烈婦唐氏墓表

萬季野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雷氏先墓表

劉中翰孺人周氏墓表

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贈淑人尤氏墓表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表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成氏墓表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內閣中書劉君墓表

鮑氏女球壙銘

卷六

記

別建曾子祠記

遊豐臺記

重建陽明祠堂記

遊潭柘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再至浮山記

修復雙峰書院記

記尋大龍湫瀑布

將園記

題天姥寺壁

泉井鄉祭田記

遊雁蕩記

赫氏祭田記

封氏園觀古松記

仁和湯氏義田記

哀辭

舒子展哀辭

阮以南哀辭

余石民哀辭

亡妻蔡氏哀辭

徐詒孫哀辭

祭文

祭顧書宣先生文

祭張母吳夫人文

祭王崑繩文

祭某公文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雜著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通蔽

記百川先生遺言

表微

答問

釋言

七思

自訟

七夕賦

方望溪文鈔卷一

讀經史

讀古文尚書

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偽者多矣。抑思能偽為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為之歟。而況其下焉者歟。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間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澁。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澁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為伏生之

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為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為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歟。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即余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讀尚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成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衆以為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余既辨周官正戴記。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為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祚之儀。而戴記所傳無是也。故豫徵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不徒購其書而徵其人。使記說利其無稽也。故前後至者以千數。而又多為之徵於文王世子之篇。竄馬。周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于史記。故于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馬。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多為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于君奭之序竄馬。而並竄魯燕世宗。以為之徵。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為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衆會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則必引為明証。而不徒虛為之說矣。歆知其說為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

設疑于後世。爾蓋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衆譁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羣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于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也。余憫漢唐諸儒為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為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焉。

讀尚書又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歐陽氏辨其妄。羣儒昭然若發矇矣。然特謂司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其偽。惟史記為完書。遷知六藝必折衷于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為異說乎。蓋莽既稱康誥。以為周公居攝稱王之文。故復為此。以示居攝稱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復為人臣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鄉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況孺子極抱。劉崇。潞翟。義滅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戴乎。緯書言文王受命。有白魚負圖。赤雀銜書之瑞。亦莽受銅符帛圖。金策據以即真之符驗也。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繼世而為諸

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為西伯，而專征伐也。以受命為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為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記宣成間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歆所校錄，而可據為信乎。周本紀詩人蓋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至王瑞自太王興不獨與論語中庸顯背繩以文義亦多駢旁枝削之前後語意正相承無朱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統未集實為痕瑕。嗚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書毛詩皆自歆發。歆為三統，歷攷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為歆所增竄，尚何疑乎。嗚呼！歆之徧竄羣書以曲為彌縫，乃其姦之所以卒發于後世歟。

讀大誥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于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為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偽。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于友邦君第動以友

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為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斲脛。焚炙剗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于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于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間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君牙罔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尚書自畢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達其義。余嘗攷之。費誓則事可傳也。君牙罔命秦誓。則言不可廢也。呂刑文侯之命。則事不可沒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變。文武之舊都。至平王而終棄。可無志乎。呂刑之言。雖或不可廢。而孔子錄之。則非以其言也。觀文侯之命。無一言之當物。而弗刪。則以著事變。而非有取于其辭義審矣。司馬遷作史記。於費誓具詳焉。於秦誓刪取焉。而文侯之命。則沒之。蓋以其言無足存。而不知事不可沒也。用此觀之。聖人刪述之義。羣賢莫之能贊。豈

獨春秋之筆削哉

書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興。用賢討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誥策命之文。無一見焉。先儒以謂亡于幽王之亂。而余竊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書。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捃拾于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之史記也。自唐虞夏商。非關一代廢興之故。不以列于書。故周書自畢命以前。皆造周。成殷。保世靖民之大政也。若專取辭意之善。則成康之際。周召共政。史佚作冊。其命官之辭。遠過于君牙罔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義安處與。用此知康王以前冊命之大者。已與誓誥並列于學官。而立為四術。其餘內史所藏。孔子蓋未之見也。呂刑則布在四方。而有司籍之。若魯若晉若秦之書。則其國傳之。君牙罔命。則其家守之。子嘗學禮。而病杞宋之無徵。故於周書。惜其僅有存者。而錄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諸周內史所藏。則豈宜闕希而不類如此哉。使內史之籍尚存。而孔子未之見。亦不宜竟以君牙抑以下六篇續備。有周一代之書。而定以百篇之數。觀君牙罔命。秦誓。而又以歎世變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變亂于穆王。而讀其書彬彬乎。去成康不遠也。秦穆悔過。思賢之言。可法于後世。而力逞其忿。以遂前愆。言與行顯背。而謂可塗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嘗有是也。二帝三王。純一忠敬。

之風其尚可復也哉。此又序書之隱義也。

讀二南

二南之序曰：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余少受詩，反覆焉而不得于心。及觀朱子集傳云：得之國中而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然後心愜焉。而漢廣汝墳所以獨列於周南，則其義未之前聞也。夫周道興于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風教遠播于此，則周之西南沿漢與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怙冒，舉諸此矣。至于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辭義以視召南諸篇，亦瑩然而出其類。方是時，被化之國，其上之風教雖能應于闕雝麟趾，而下之禮俗猶未盡淳。觀漢廣之愛慕流連，而知其不可求，則與行露野有死麕，悄乎其有懼心者異矣。草蟲殷雷，自言其傷而已耳。汝墳則憂在王室，而勉其君子於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喻之，錄此二詩而被化之先後，疆略之廣輪，觀感之淺深，一一可辨矣。十三國之風，其篇次列于周大師，或孔子更定所不敢知，而二詩之在周南，則為周公所手訂決也。惟何彼穠矣，其作于鎬洛，若齊人為之，皆不宜以入召南。豈秦火之後，詩

多得之諷誦。漢之經師失其傳。而漫以附焉者歟。

讀行露

行露之詩。世儒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謂申人之女。許嫁于鄧。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嬰與向何為而傳此乎。蓋此詩既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莫為之主。雖自歸于舅姑。不得謂非義。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為之配矣。其詩曰。誰謂汝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于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為教于閨門鄉黨邦國。嬰向之蔽。良由未達于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即此已不足為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嬰向之書。蓋嚴而斥之。以無溷後人。而羣儒乃援集傳。禮或未備。一語。以曲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魏檜之詩。皆作於未并于晉。鄭之先其辭其事。可按而知也。晉自桓叔以後。陰謀

布德以收晉民而魏倂介焉。所任非人。賢者思隱。吏競于貪。此君子所以歎心憂之。誰知而小人則已望樂郊而思適也。檜風之作。蓋在厲王之世。有識者憂宗周之殞。為將及焉。此莠楚匪風所以作也。羣儒乃以比于邶鄘。謂所言皆晉鄭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集傳謂魏詩為晉作。檜詩為鄭作。並引蘇氏檜詩之說。必出自他人。朱子誤記為子由耳。夫晉至武獻。思啟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撫輯之。豈復有碩鼠之號而檜并于鄭。在東遷以後。武莊強盛。王室再造。大難已夷。又何風駭車傾之懼乎。邶鄘舊國之詩。無一存焉。何以諸國之風比類以求其義。必其君有大美大惡。民心以動。國俗以移。而後風謠作焉。魯宋望國。歷年久長。而詩無風。況叢爾之邶鄘。立國又日淺哉。魯宋之君。有篡弑而無淫昏。篡弑之惡。宜載于冊書。而國之臣民。則不忍作詩以刺也。其俗由舊而無大改更。故無風之可陳。觀魯為吳公子札所歌。風詩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說詩。必以意逆志。而又在于論其世。其此類也歟。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于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傾。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

齊而尤易焉。泰離免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悻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迹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芻憂良臣之見讒。邱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于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夫功同族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于欒氏。齊魯之隱。民心歸于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教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于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于教澤。愼于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攘奪。接迹于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衆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頽子帶。子朝之亂。國民嚮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況能託國于周孔子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矐矐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于共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蕭然

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桑中為類而非譏不親迎。親迎之禮增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且跣步之頃

而三易其瑱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之情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

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烏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為家主

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怍于父兄受其奔者

亦可無憎于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可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按其辭

可知為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

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立國能強由其

民習于武節而其後篡弒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為遊田五為男女

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刪詩事有細而

不遺辭有污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聲慢聲

胡為而與雅頌竝立歟。

周官辨偽一

凡疑周官為偽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屨布與罰布。而屨人之紬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毆疫禳蠱攻狸蠹。去妖鳥毆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墻。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牡槀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于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股民之政。皆託于周官。其未竄也。既以公田。篡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屨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為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若蒺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

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俱全。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偽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為居。井竈場圃。取其焉。國賦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為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宮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斂。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斂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毆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荇蒺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于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斂足以召疾殃。故立為經常之法。俾王官帥眾而毆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天厲自息矣。夫疫可

毆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鸞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為陵。其誑耀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鎬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灑屋壁異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于磬蕪氏去以方書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矣。以方書懸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于莽事則皆若為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庸于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為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為二子所薙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周官辨偽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近或為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鬪辯也。每見眚庶之家。釐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為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鬱長稽之。凡民之有衰惡者。雖未麗于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汙吏能布此為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為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為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為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為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經三語。則

媒氏之文為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九錫則增易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云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

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具偽構經文皆歆為之謀主也又以文義叢之於奔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

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贊設失言之序嗚呼聖人之法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

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為悖理逆天之語所

混淆至于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

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為疎於文為贅然周官之為歆所偽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

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耶或曰歆于司服

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蓋他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則本有為諸侯總衰及其首服皆弁經之語而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

禮家之常談衆共知之歆心以周官雖藏冊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頒示天下而于己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

書之傳有同異以比于易書詩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讀儀禮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

成周為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眊隸曉然于心

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礱德性而起教于微眊使之益深于人道焉耳

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芟芟于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于微忽之間。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傍徨周浹之意。可就其節文數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進退揖讓于其間。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別而別著為篇。則非吾之所能知矣。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余少讀儀禮喪服傳。即疑非卜氏所手訂。乃一再傳後。門人記述而間雜以己意者。而于經文則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時憺然不得於余心。乃試取傳之云爾者。剝而去之。而傳之文無復舛複支離而不可通曉者。更取經之云爾者。剝而去之。而經之義無不即乎人心。然後知是亦歆所增竄也。蓋喪服之有厭降。見於子思孟子之書。惟尊同不降。則周秦以前。載籍更無及此者。而于莽之過禮。竭誠以侍鳳疾。及稱供養太皇太后。義不得服功顯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為比類焉。嗚呼。先王制禮。有迹若相違。而禮歸於一者。以物之則各異。而所以為則者。無不同也。尊同而降。物之則無是也。曾是可厚誣先聖。而終蔽人心之同然者乎。夫

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其于易春秋間有稱引。皆自為之說。而謬其指。書之傳。詩之序。雖有假託。而經文則未嘗增易焉。然則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者。喪服經傳之文。尤顯見於當時。而為老師宿儒所指斥者。與時周官始出戴記尚未列於學官

讀孟子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為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為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間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既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為穿窬之心。始蓋其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汙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為誠然。然則

自治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為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為誣舊矣。而余無疑是篇。不知何為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于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勳勞法則。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冊。而無一具焉。至魯君臣相弑。三傳無異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官。而獨昧于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為之者劉歆之徒耳。莽之篡無事不託於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于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為篡徵。自莽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為是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弑。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為平帝之弑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當日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隱相證也。莽贊稱假皇帝。則奏稱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書既逸矣。云云者。誰實為之。

又況漫無所稽之雜記哉。或疑周公踐阼倍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杖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冊。祕府而外。藏書甚希。太史公書。宣成間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畧。東漢宗之。凡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既偽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祝鮀之言。於魯先世事詳矣。無一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于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偽亂增竄。以文莽之奸也。決矣。嘗攷魯世家削去成王臨朝。至躬躬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說前後文義。脗合無間。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冢宰。正百工。義正相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舊者。且金縢乃伏生之書。始出即列於學官。稱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為詩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幼者。皆莽歆之誣妄也。蓋欲言周公踐阼。則不得不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耳。昔韓子論學。首在別古書之正偽。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其會通。則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沓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出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莅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增竄之迹。隱然可尋。莽將即真。稱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故偽附此記。以示年齒命于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嘗攷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偽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削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託于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于今者為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徵也。

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書詩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為偽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間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儀禮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于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略為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真偽。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為疑。蓋書可偽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為歆所偽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于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為歆所偽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迹。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

嘉禾篇假王莅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眾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于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于諸官也。並及

爾雅雜家使眾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繆未有若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不能王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為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弔服而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母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間耳。而古者子為大夫於父母之服即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為大夫父母之為士者尚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為體而可私屈為母喪主乎。歆既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奸。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為近。故歷世以來羣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攷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攷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為妖為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奸言當其時即交訕焉而歆蠹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

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薙髮。則歆之罪。其更浮于莽也。與。

讀經解

此記中間所述。多荀卿語。疑出于漢之中葉。而傳荀氏之學者為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為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于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為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間。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而承其學者。復以教于鄉邑。各自為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于。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既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于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禮憲而求之于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夫六經火于秦。並出于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間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

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頒以為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書詩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缺每至郊廟大議衆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于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與

記王癸功周公居東說

涇陽王癸功卧疾連月時往問之一日語余曰周公居東惟集傳居國之東為近而未著其何地也自我觀之王欲親逆即駕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公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于私邑以待放禮也然則公所居其近在郊關之內歟余曰子之言其信畿內公卿之采地當在縣壘而有勳勞者別有賞田周官載師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是也春秋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公主東諸侯則邑于國之東宜矣公之避與禹益之避異禹益之避以遠為宜公之避以近為宜其不之縣壘之采而退就近君之小邑理固宜然則公所居為鎬東鄉郊之賞邑決矣癸功仕不廢學其出為監司

所領皆大藩。而返自江西。詩說成其疾也。夜不能寐。輒思尚書疑義。及旦伏枕而為草。今文二十八篇將徧矣。氣雖困。見余輒感然興。問辨移時。嘗語河南李雨蒼曰。吾見望溪。則曠然無憂。而身為之輕。效速于藥物。其好學求友之切如此。是日也。以疾動不任筆墨。又間廁余言。乃屬余為之記。

讀史記八書

禮樂律曆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為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曆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玄冥而皞外。多諛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復排纂為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為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戴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為耶。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于兵事。以為法戒。武帝改曆。雖由公孫卿。扎書。而洛下閎。運算日。順夏正。於麻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

欲如此也。其後四書論繫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于後者。封禪書所載諸時諸祠。雖有方色牡幣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畧見己意于後。惟天官宜與律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衆法于前。而以己意詳論于後。所由與律曆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于後。而志慨焉。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贅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亦以孫所為。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振拾舊聞。始將采用。後復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歟。是未可知也。

書禮書序後

是篇之義。蓋痛古禮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蓋秦有天下。雜采六國禮儀。而盡棄三代之舊本。以自便其淫侈。而漢諸帝半挾私意。而安秦儀。故首揭其愆。以謂先王制禮。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者。皆出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強設也。其曰。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蓋歎古儀法之具存也。武帝時河間獻

王尚得邦國禮五十六篇。況漢之初。秦周間。老師宿儒猶在。使高帝有志復古。文獻非無徵者。而叔孫通希世度務。雖有損益。大抵皆襲秦故。厥後以文帝之躬化。而惑于道家之言。武帝雖好儒術。實不能用。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禪。其宗廟百官之儀。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遂著為典常。而垂之于後。過此以往。則去古愈遠。復之愈難矣。當是時。所招儒術之士。非不能定儀也。恐陳古義。以拂時君之欲。故遷延觀望。至十餘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議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是深知禮意者。而適與武帝時四海騷然。人民愁病。災異數見相反。故帝聞而惡之。觀制詔御史云云。則憚復古而樂秦儀。情不能自掩矣。子長蓋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于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於衛。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五十六篇。至唐猶存。而唐以前無議復者。猶秦志也。嗚呼。子長其見之矣。

又書禮書序後

子長此序。非獨痛時事也。其于終古禮俗之變。盡之矣。蓋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上自宮寢郊廟朝廷之禮。既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

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宜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人力無所庸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于戰國至秦有天下遂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古禮之大為之防也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體之欲不為之節則日就淫侈而民力將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禮為防所以救民之彫敝也魯秉禮之國也而僭郊禘管仲賢大夫也而備三歸子夏聖門之高弟也而說紛華盛麗故先王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猶懼民之踰其防也況導以淫侈而不為之制乎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凡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紀下逮黎庶者無闕焉而制辭乃曰百姓何望之數者雖盡善與百姓何與況其為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乎漢之諸帝無論矣獨文帝之躬化可以興禮而漸於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于治則于先王之緣情依性經緯人道者亦慨乎其未之聞也夫無躬化則禮不虛行然有躬化而不興三代之禮亦不足以化民成俗自周以前上將納民于軌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後身不能由而于民亦蕩然不為之制其宗廟百官之儀僅有存者亦虛器耳而定為典常垂之于後者自武

帝始自是天下遂安于秦儀而不知三代所損益為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尚可復見也哉。此子長所以痛也。

詁律書一則

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句道者明矣。非其其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于無形者。太虛之細縕也。成于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于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就也。既播于有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

羣分而有可別矣。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類也。既播於樂器。則鐘磬管絃。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別。類而可別者。制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別者也。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于氣。微于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數之未形也。聲氣辨于既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後可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衆人不能用也。故制為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妙。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運也。核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于聖人之心。而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擅。以核乎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効于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聞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

情畢効于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為器數。而神亦于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寓也。故莫貴焉。

書封禪書後

是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為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時秘祝。不過與祠神君竈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于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于神。為亡徵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為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以雍之諸祠興於秦。而敦儋妄稱符命。以啟二君之法。為方士怪迂語之徵兆也。萇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于周之衰。而身為僂。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為上天。穆公死。年有徵。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徇方士。以從君于昏。是可歎也。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毋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于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為合不死之名。接僊人

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麻。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麻。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黃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贊饗。而頒麻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麻。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相發也。

又書封禪書後

是書意義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況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旅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漢興六十餘年。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興也。豈謂其中於方士之怪迂語哉。世言黃帝嘗用事于雍時。以語不經。見搢紳者尚不道。況天子贊饗郊壇。制詔海內。而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為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嘗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幸其束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騁其誕耳。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

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

篇中皆用秦事為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盡滅于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舉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春秋。且亂臣竊國。晏然不討。而中原盡為所據。此世變之極。天下所以競于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也。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并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熟之方。宜收功實。而不知秦之得意。蓋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過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禦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幸。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昔三代受命。相繼相因。孔子推之。以為百世可知。秦始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與勢。而遷近己。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謀。而同勢之往而不反者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誦學者以不道秦事為耳食。蓋深

感世變而說其辭以志痛歎。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為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為官。始于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為選首。成于公孫弘。請試士于太常。而儒術之汙隆。自是而中判矣。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于戰國。儒學既絀焉。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誦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尚守遺經。其並出于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推傷擯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為道術所託。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為官。使試于有司。以聖人之經為菽。以多誦為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汙。禮義亡。而所號為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讀功令。即弘奏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羣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

望溪文集
其名則曰厲賢材。悼道之鬱滯。不甚可歎乎。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為通經也。又其變。遂濫于詞章。終沈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

又書儒林傳後

是書敘儒術至漢興。首曰。於是喟然歎興于學。繼曰。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終曰。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于贊美。故廢書而歎。皆以為歎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歎興于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為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為三公。稱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居意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子子孫之為大官。而首於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復正言以斷之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其于孔子之門。獨舉五子。若曰。是於聖門。非殊絕也。而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于子夏之倫者。亦為王者師。蓋儒者寧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肯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尚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為贊美之辭。噫。失之矣。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于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于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係焉。且其兵謀足為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滎水之蹟。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于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為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髓。滯。壅。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陟崩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于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給被縛。斬于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崩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書太史公自序後

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為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為天下笑。故寓其意于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為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為方士所愚迷。恨己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羣祀。惟太時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于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時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已。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于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歟。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為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于己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為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麻。建于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己所論載也。總之曰為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己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于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于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為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也。故于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于其父可乎。此以知為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偽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

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耶。

方望溪文鈔卷一終